



潍县名士田焮积攒起巨额财富，有民谚“老田家的钱：淌出南门去”为证。“大花翎告张仔：好轻敌家”，是一则假设性的比喻谚语，意为富贵之家势均力敌不可小觑。“驴儿他娘上驴：正在风头上”，意为得势小人一时风头正劲，忘乎所以。

老田家的钱： 淌出南门去

田焮(pū)，字士行，号南村，清乾隆时潍县城南门里人，祖籍河南中州。远祖为兵户，明永乐二年(1404)，随军来潍县城南屯田，改土籍定居后建村称南屯村。乾隆初年，其父由南屯村迁居城里南门大街，收购碎铜破铁谋生。至田焮一代，偶然机会，田焮收购了100多个被当做假元宝的真金元宝，以此为资本经营当铺。田焮有子13人，分别为儿孙辈建起13座大门宅院，占据半条街道，南门大街又称田宅街(旧址在今潍城区向阳路一带)。乾隆十九年(1754)，捐职“以恩例叙官，授刑部安徽司主事”，官商相得益彰，在沂水、诸城等地县城和大集镇，相继开设大当铺13处，可谓日进斗金，一时富甲全城。

相传，田焮家族在外地所设当铺，每到年终，将盈利铜钱全部用马车送回潍县。从南关月河桥至田宅街，皆为青石铺路，年深日久，石路崎岖不平，行车颠簸，由于包装不牢，或钱袋磨破，致使铜钱漏出，一路撒落。于是，有民间谚语流传于市井：“老田家的钱：淌出南门去。”

钱偶有撒落，或然有之，一路撒落而无察觉可能性极小。考其史实：田焮，《潍县志稿》有其小传，内中记载：“焮心存仁厚”“膏腴连阡陌，其族众悉居南屯庄，凡庄中田氏有生男子者，即给地三亩，使其家长经理之以为糊口计。比年稍长，即立塾以教之。故凶荒水旱，田氏子弟无冻馁者。”又《志稿·营缮·亭园》载：“绿萝山庄，又名余庆园。在城西三里许高家庄，清乾隆时田焮也。”“相传田氏盛时，每日理家事毕，辄相率游园饮食歌舞。逮暮车水马龙，缓缓归矣。”插空堆石为山，怪石交错，坎地引水为渠，水流潺潺。植树木花卉数百本，浓荫交柯，百花献媚。鸣禽上下，熏风徐吹。不要说南屯庄的救济族人，只这一建筑就造价不菲，再加园中掀髯长啸、饮酒赋诗的纸醉金迷，成堆的钱要从县城的南门运出去，真个是“老田家的钱，淌出南门去”了。

每当家人训诫子弟奢侈无度，便说：“家里不是田士行家！”邻里间遇有婚丧嫁娶，相互鼓励排场。可吃饭穿衣量家当，半开玩笑的拒绝了：“南门里老田家——钱淌出南门去了？”



田焮家拉钱的马车上掉落铜钱。

大花翎告张仔：好轻敌家

“大花翎告张仔：好轻敌家。”这是一则假设性的比喻谚语，起源于清朝中后期。花翎是清代官员及贵族们的一种冠饰；旧时诉讼官司中的“两造”，潍县方言中谓之“敌家”。

陈介祺，字寿卿，号篔簹斋，潍县城里人。清咸丰三年(1853)，义和团陈兵长江天堑，东南半壁江山风雨飘摇。国库空虚，咸丰帝严命前朝老臣之家助捐军资，在朝居官的陈介祺被逼无奈，代过世父亲陈官俊捐银4万两，由此赏戴大眼花翎——这已属不凡品级，又因军功，终生不予摘除。区区潍县境内，亘古显赫无两，人皆称之为“大花翎”。其父陈官俊，仕途通达，先后为道光皇帝和皇长子两朝南书房师傅，道光十九年(1839)擢升工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，位极人臣。“大花翎”家族势倾潍县一方。

无独有偶，潍县西门里张宅乡绅却

与“大花翎”家族势力相匹敌，与陈介祺同时代宅院主人张仔，字肩吾，秉承先世家业，财力雄厚。光绪二十年(1894)，甲午战争爆发，沿海戒严，潍县也不例外，张仔独家出资修建县城西北隅城墙，财力可见一斑。其父张兆栋，道光、咸丰、光绪三代名臣，咸丰十一年(1861)擢升广东巡抚，官至一品，为清廷倚重。母亲宋氏85岁寿诞，光绪帝御赐“懿架颐龄”匾额，朝野仰慕。

张仔以荫生任刑部主事后，回归潍县家居奉亲，适值“大花翎”陈介祺以翰林院编修丁忧归里，两人同为归里闲官。乡人设想，如果此两家发生诉讼官司，真个是一场势均力敌、官势互斗、热闹非凡的大戏。

于是，谚语产生。城乡间权势人家往往矛盾为敌，互不相让，人们纷纷感慨：“大花翎告张仔：好轻敌家！”“好轻”为反语。意谓双方都势大，不可小觑。

驴儿他娘上驴：正在风头上

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里有“贾王史薛”四大家族护官符，旧时的潍县，也有类似的民间谚语：“常嚏张，张氏王。湖淋埠上驴儿他娘。”常嚏张是指明代末年山西道监察御史张尔忠家族。张氏王自宋景佑年间即居住潍州北海县(潍县前身)，达官显宦世代迭出，族众昌盛，成为潍县庞大家族。

湖淋埠上驴儿他娘，一介村妇，是怎样跟大户人家出现在同一谚语中的？

湖淋埠，即今经济开发区双杨街道湖淋埠村。驴儿他娘夫家姓徐，出嫁后得子，乳名徐驴儿。她没有名字，邻里乡亲只得以“驴儿他娘”称之。村中老人相传，驴儿他娘生活于清朝乾隆年间。

驴儿他娘摊上了诉讼官司，官司难缠，潍县县衙大堂上几番往复，都难以了断，只得上解重申。来到上一级官府，驴儿他娘撒泼放赖，惹得主审官员勃然大怒，厉声向众衙役喝令动刑。这样的口齿之孽，只是掌嘴。驴儿他娘故

作打官司老有经验，解开腰带，露出臀部，趴在地上准备挨板子。这一有伤风化行为，主审官以袖掩面，喝令拖下堂去押进监牢。驴儿他娘倒是有话：“潍县大堂上就是这样动刑的。”这下不打紧，官司还未了结，潍县知县就被摘了官帽。

这就是后来村里人传说的故事：驴儿他娘一腔蹲跑了县官。

事后听说，知县滥刮地皮，四面树敌，官场宿敌为驴儿他娘出了这样恶毒的主意。贪官下马，驴儿他娘赢了官司，尝到甜头，却沦为荡妇，三教九流无不结交。家中买来健驴，一有闻讯，立马“红杏”出墙，上驴招摇而去。

经年累月，“驴儿他娘上驴”成了当地谚语，后世几百年还在当地流传。“风头”，潍县方言中有贬意，多谓得势小人一时风头正劲，忘乎所以。逢有此辈，招来一片笑骂之声：“驴儿他娘上驴：正在风头上。”

